# 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言行録卷九

安化縣知縣沈佳撰

顧憲成

字叔時南直無錫人萬歷庚辰進士仕至南光禄寺少卿

先生自㓜沉毅異常兒讀韓昌黎諱辨每遇父南野公諱輒避之師以告南野公因召語之曰昔韓咸安王教

子毋諱忠今學之不可忘亦猶忠也汝奈何諱乎先生謹受教就讀隣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一日從師講禘之說章先生請曰夫子既不知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發夫子之蘊耳又一日師講養心章先生曰愚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强則百物退聽其聰穎多類此鄒南皐撰墓誌

丙子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奥天下宗之顧自謂此

非吾人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書究極其旨務於微析窮探真知力踐餘皆所不屑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相張居正病舉朝醵金設醮以禱先生拒不預同官代為署名聞即馳騎往齋壇手削去之調吏部日孜孜人才與同僚會以所見聞相證尋以母老告歸閉戶讀易春秋不輟丙戌起驗封丁亥疏救總憲辛自憲令諸臣各務自反言甚切直忤旨謫湖廣桂

陽州判日與諸生講學論文轉處州泉州兩司理壬辰大計舉公亷寡慾第一人入吏部考功旋領銓事會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力爭與王錫爵往復辨論事得寢癸巳内計趙南星為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婣婭之失職者先生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先生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為體以不激不隨為用然所推薦卒多與輔臣齟齬及會推閣臣先舉舊輔王家屏以對遂削籍歸

給事遂中立上疏謂憲成以直道被斥臧否混淆舉措倒置使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遂亦黜先生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十三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風庶幾小補高景逸撰行狀

初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大學士王錫爵嘗語公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公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

先生既歸體究心性愈微會吳中諸同志講論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之説管之學一貫三教而陰主佛氏先生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何從

而執之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非無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情識用事則皆不免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為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非吾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感遇應迹則皆不足以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

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説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説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為善去惡矣既已掃之又欲留之彼直見以為是衆人説非為吾輩説也其誰肯聽羅念庵曰終日談本體不説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内有號為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 行狀

城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先生與同邑高大行攀龍等相與搆精舍居焉集吳越士友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手訂條約一以朱子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行力踐於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深慮之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大旨在教人識性嘗曰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

不違仁顔之小心也戊申起南光禄少卿辭不赴壬子卒於家

先生在司勲鄒公元標以刑部求去先生力勸王太倉疏留之及典選以會推内閣事奪職自公歸而懐忠待正者無不得罪時先生弟允成亦以言事謫歸先生兄弟與諸賢聚講學於東林會當道有攻淮撫李三才者語侵先生先生惟自反不與計也當日目為東林邪黨逆璫魏忠賢痛恨東林擊殺殆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

先生卒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元年魏璫伏誅贈吏部左侍郎謚端文所著有涇陽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録證性編桑梓編諸書行世

先生於世無所嗜好終日儼然冥坐讀書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坦易渾厚至關綱常辨邪正毅然執之不移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嘗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脉吾輩一嚬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

來何容皃戲行狀

先生歸里問學者日衆有所劄記沈潛粹密與讀書錄相表裏最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為而惡亦可横行葢有感於世之儒名盜行者先生有絶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於聖學故不為一切懸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即寤寐間惓惓不忘家國夫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晚年倡道東

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於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先生所風勵居多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學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擔世道先生之風千仞高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

語録

程子每見人静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

明透自然是静不可去討静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二程與横渠康節一時雋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於是

乎有裨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

或問説者云夫子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為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頂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箇功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

所謂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第二義而已乎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之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只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只是個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是一个空將這求字打

破工夫也只是一个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佳按此先生葢指王學之流弊而言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六經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乾道間太學魏掞之請祀二

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説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為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個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個道理是故其言誠且

愼也非慮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慮言誠且愼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正所謂穿鑿耳

按楊慈湖以濂溪誠通誠復之說為穿鑿先生辟而闢之謂其以不起意為宗乃有此悠謬之見佳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當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沒而記誦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

文成也
孔子論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己以安
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
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
意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為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
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裡醞釀出來所謂新也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此說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却主無善無惡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伐一章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

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由上之無道始
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
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
見矣春秋論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於天子無或
有一人之敢横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
孔子之言以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是
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亂臣

賊子懼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三王皆父也春秋託始於平王正以忘君父之仇為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徒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人曰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妙元明照生照明忘所照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為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為性槩曰性善猶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不善於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

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是入聖真路頭若去學且慮便成胡越矣如何曰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委如所言孔子非歟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的明白如令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却又與他拈個充字

出來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勿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却又與他拈個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為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為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則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

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質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又何疑於孟子哉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解最精太伯為太王長子一旦偕仲雍去而之荆蠻這事最奇他時人必定推求其故安有不

知即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流傳的話何以云民無德而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而無私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

來猶曰太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即大王
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心胸勘到此
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
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為民無德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
二字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已矣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
者也最為親切若以意念為心照察為知未免落第二

義矣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寤寐中若有人語之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良知二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來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

有微動於氣所在設令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為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李彭山言山陰有黄舉子讀書不牽章句成化弘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為文别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

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牴牾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於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証得之朋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

朱子平陽明高朱子精實陽明開大朱子即修即悟陽

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為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處要其至於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為同耳若曰是起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揆諸此心之良知其果然否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工夫

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學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為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不思而得良是弟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

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個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旨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懸遠如此不得丟却原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

及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
近如此不可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
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旨是故性也
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沒處尋二五
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

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益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

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為報夙生之恩而

來亂臣賊子皆為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大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説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

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無則必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周子主靜葢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

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証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為惡也著無以無為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

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别義也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恁麽様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个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

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是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謂之矩便是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為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為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為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

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焞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簡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却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寔寔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

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為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

答高景逸書曰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與所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者根趣自殊試體之可見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非特不可名仁并不可名智徒以智與覺字面相近故說多以屬之耳如以覺為智則以覺為性又何疑焉夫謂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為究竟

語仁義禮智只一般渾言之只提著一箇便色色都在其中非特仁兼四德偏言之便各有所主又非特智不能兼仁也道理須四面八方看始盡耳

錢一本

字國端直隸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御史

始為廬陵令著循吏聲數年中興文造士救荒弭盜均賦折訟偕諸者碩究心名理不明不已建王文成祠并祠鄒文莊諸人以倡明理學為任

召入為福建道御史首疏前巡按廣西御史取贖鍰壞憲體上覽疏怒逮御史於理自是海以内篚篚都捐多所約省巡按廣西諸聞公至者相戒曰是常糾上官上官得重罪去者至則黜貪墨吏糾陰庇屬吏監司者二人一洗供億之費覲報册立易期公極言壞祖制并語侵掖庭中涓相顧吐舌又引綱維陳大義譏切輔臣十餘事烺烺千餘言敢以下所不能堪會杖孟給事養浩奉旨落公職為民公飄然歸郵亭不知故御史也牢落湘

江一故人始以舟護歸歸而杜門自譚道著述絶無嗜好即干旌在門不一望而反鄒南皐撰誌銘

公論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届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嘸之姑勿報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壑罔

厭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陛下任使則有糾舉

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實有總攬之權往往駕

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

餽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

動需于城而使過之典明主所不廢則有請釋李材疏

河西敗衂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

有參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壘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

隱為奸則有訪問貪官疏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為文毅

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奬名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自蒙譴歸葺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搆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公贈尚寳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尚寳丞兩顧公今少司寇髙公前光禄寺少卿劉公贈光禄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禄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於河汾鵝湖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為尸盟

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衷苦公持世嚴定陵末年謡詠競起羣鋒衆鏃攢集於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靳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闕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取黽勉亡息之義則有黽記尋洙泗之脉以瀹其流而隄其泛潰則有儒源滙編睠顧宗國䌷事痗心竊取考亭之法倫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為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

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葢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奥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方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殁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廵又題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賦詩示期已而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

姚希孟撰墓表

鄒南皐曰公逝之先數月經紀後事賦詩示期家族人聞之以未必然已果然人皆以為駭不知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公於易學沈潛反覆死生大事必有深入未易語人者學在洗心洗心則藏密藏密則通乎晝夜自其常事彼以了死生歸之彼氏請觀公可矣同時尚論録

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遯自免故至公一無加遺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為不若衆人為

天啟二年贈太僕少卿學者稱啟新先生

朝議攻東林先生曰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嘗言曰既戴天履地而為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查考

無信庸耳俗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

生平無他玩好獨潛心於六經濂洛諸書以至天文地

理無不披究而尤研精易學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首以乾坤兩畫為人儀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人像而教人之實體是像不參不兩不可以為像即不可以為人皇羲立象盡意不待有辭文周繫辭明像即辭即象後世得辭遺象非其辭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由辭得象而後無懸空說理之病知象為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於是作像象管見又言古今以易名家者隨讀隨抄凡河雒圖書陰陽造化

方圓分合通知晝夜全體心天皆係以說庶叅互考訂可以窺無像之象於是作像抄續抄

先生勸後學發乎至誠規人過若恐傷之意向稍善百端誘進有急難必悉力救之獲全乃已

高攀龍

字存之南直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

公少有異禀不茍言動毋授菓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

一如所授

顧涇陽先生講學聽之甚喜即曰學將為聖人也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為主

授行人時有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自獻書於天下公不勝駭愕上蒙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欲上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亹亹數千言語甚剴切

先生讀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自念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每平旦氣清尤自提策一日精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

奉使金陵鄒南皐在刑部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議上謫揭陽典史朱國禎撰墓誌銘

赴謫所舟中嚴立規程靜坐與讀書互用當心氣澄清有塞乎天地氣象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看作平常 葉茂才撰行狀

抵官勤職事課士釋書義集朱子要語刋示之有蕭公自攆者故念庵先生門人臨别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黙用一番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公深然之

東林故有道南祠為楊龜山先生遺址公與顧涇陽復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於端居主靜謂聖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人神短氣浮浸染世俗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錢士升撰神道碑

天啓初陞光禄少卿宗伯孫公慎行疏論紅丸會議先生謂舊輔方從哲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義甚峻轉太常少卿有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言明理所以

明心明心所以出治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福
清相力持止罰俸已轉大理少卿晉少僕卿給事中朱
童蒙疏訐東林講學之禁起鄒馮兩公皆請告歸先生
再移疾不允晉刑部侍郎時高邑趙公為太宰魏公廓
園為吏垣首相約一以懲貪為急內外凜凜推左都御
史公控辭不允既入臺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激揚風
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賕賂鉅萬竟褫職遣戍初
副院楊公大洪糾魏閹列二十四大罪被切責去至是

呈秀伏匿投閹以圖洩憤於是羣小合謀以傾正人遂借會推晉撫事盡逐公等乙丑成趙公逮楊公等六人殺之丙寅三月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於水

按羣陰彙進正道日消此君子潛德避難之時也諸賢以壯激之能無亢乎然先生全歸大節從容詳審顛沛必於是處亢而不失其正先生有焉

初聞有使収捕與家人處分撫語若將治嚴就徵者夜分諸子孫窺其室發几上封乃遺筆也表云臣雖削奪

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國則辱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憲

劉念臺曰閱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見先生到頭學力告君曰願效屈平遺則不忘君也告友人曰得從李范遊不負友也葢以數子之義自審其所處則然而非果

以數子自況也至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往歲嘗遺余書曰吾輩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針見血語求先生於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為正又先生處化時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捧心右手垂下帶口不濡勺水人多異之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終之法求之則惑矣余懼後之

學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又或過求之二氏孤負先生臨岐苦心特表而出之書高先生帖後

先生學以程朱為的以復性為主以知本為宗以居敬窮理為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録等書即令静坐以養深厚之氣嘗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不至於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

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焉所以能開物成務作氣質説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性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為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即為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作靜坐説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默靜去畫

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
靜中妄念强除不得昏氣亦强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
自息昏氣自清又曰惟天理至靜惟喜怒哀樂未發渾
是天理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主靜之學始於慎獨終
於無欲又曰靜中看功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
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靜其初靜
以澄之至無動無靜乃真靜也又曰有理靜氣靜之别
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

不著於物而静也兩者交資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又曰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術學術者天下之大本也學術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講學為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逆法凡人自㓜與人欲曰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㓜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我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後宗文成者多謂

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虛病見矣吾輩當稽斁而返之於實行狀

劉宗周陳救世第一要義疏畧云太祖表章紫陽氏使人奉韋弦家傳布菽二百餘年人文背項而其學焉而最著則有薛胡王陳四君子至萬厯之末有高攀龍即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咸分講席與攀龍並推晚年一出卒遘逆璫之禍以死幸皇上首表遺忠攀龍已日月爭光而

近時猶指一二異已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為世詬臣考攀龍當日門墻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鮮與通臭味者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之大倫以衛世道小人遂從而疾之念臺奏疏

先生困學記云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初學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復七規

萬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眞敬也

寅直箴曰天地之先惟斯一氣萬有大生人為至貴人生於寅是謂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虚其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故性寅直乃性眞體其性來復其心則洗是曰惟清纖塵無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謂一日異於一元昧爽之際氣反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旦晝勿梏謂之曰操日新又新存存成性性性不已以至於命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遺書下同

心中無絲髮事此為立本

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

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葢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此語最精切

明道先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一語便

可見易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道無聲臭體道言行而已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一部易只說一箇中字

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

知性則知天人生而静以上未嘗不可說用力敏疾則

念清人生而静以後未嘗不可復學問之道無他復其

性而已矣答劉念臺

今之學者每好言悟悟者虛靈之偶出本體之暫現也習心難忘本真易昧故非真修不足以實真悟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伊川先生說遊魂為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

於盡非所以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功夫只是一懼字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庵先生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夢中做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萬

歷癸丑秋靜坐武林歿先山中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

說殆未備夫靜坐之法初學者借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交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

重刻諸儒語要序曰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

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於自盡其心而難於盡衆人之心不難於開一世人之心而難於稽萬世人之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

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示以至之之具爾塗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每侈言長安而學者亦究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者乎以為言塗與具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之遠故於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由孔子而外惟周程

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為其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脉也是以聖人視如河堤蟻穴知其决而慎之

先生自謫所假差歸與李材辨論數日大意謂格物致知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曉然知為人為己義利公私之界端在於此

初學下手必從此始然後善必為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可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既築室湖濵名曰可棲偕吳志遠歸子慕二人扁舟往來兀坐相對作静説及復七規程

居恒駁禪學最嚴謂聖人之學異於釋氏惟一性字聖人言性異於釋氏惟一理字釋氏無理故最忌分别如何可以綱紀世界扶植人倫生平不二色一介不取燕居屋漏未始有惰容論者謂先生二十歲外便步步程

未嘗自云一生用易又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皆實録也

顧允成

字季時涇陽先生弟舉萬歴丙戌進士

時新冊鄭貴妃公射策數千言以内寵將螀羣小將逞為憂讀卷者驚怖而殿之會南京廵撫都御史海瑞為御史房寰所詆因與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合疏數其欺妄之罪削籍歸戊子薦起南康教授以母老致仕

後再起保定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與諸曹郎岳元聲張納陛等合疏爭之直聲益著歸從叔兄講學東林崇禎初贈尚寶丞著有季時大辨小辨偶存二書

趙考功南星司内計盡公不撓忤執政被斥公與同官抗疏極諫謫光州判官先是薛進士敷教以阻塞言路劾吳時來耿定向二憲長内閣許文穆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公方里居上書力辨兵部沈思孝讀而歎之曰

夫夫義理中鎭惡文章中辟邪也至是士論益壯之

嘗曰吾輩發念舉事須於太極上有分若但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或疑其拘公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欲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時以為名言

薛敷教

字以身武進人應旂孫萬歷己丑進士

會御史王藩臣上疏不白憲長吳時來耿定向交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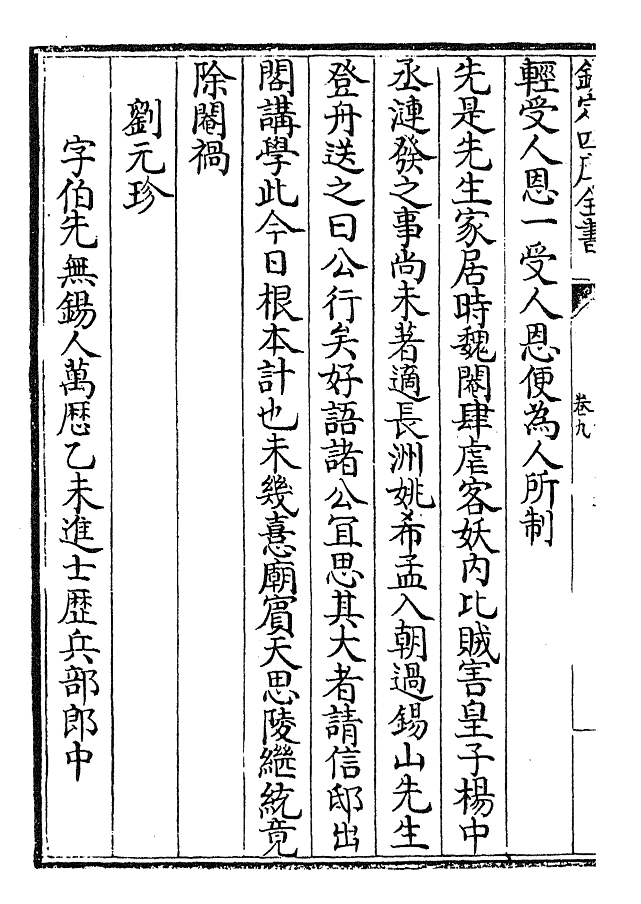
公曰是欲為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回籍三年以薦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學助教時詔竝封三王具疏力諫趙南星被逐復抗疏申救謫光州學正歸垢衣糲食出入不假肩輿居喪盡哀嘗曰學者苟不見性靈任皦皦不汚終歸一節耳著浮弋集泉上雜語續憲章録

葉茂才

字參之南直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

家故貧少事親至孝初授刑部主事告改工部以便迎養榷稅蕪關一以寛恤為主神宗嘉之賚白金松布旌其廉晉南太僕寺卿時抗疏辨朝黨邪正不報乃貽書當事明斥之訖以去位通籍四十餘載官臻九列布衣徒步老屋數椽崇禎初病卒

自題小像曰人生宇宙間但以形論與動植之物等耳有超於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與天地相終始予懼鬢眉徒具至道罔聞因箴以自警云嘗語所親曰斷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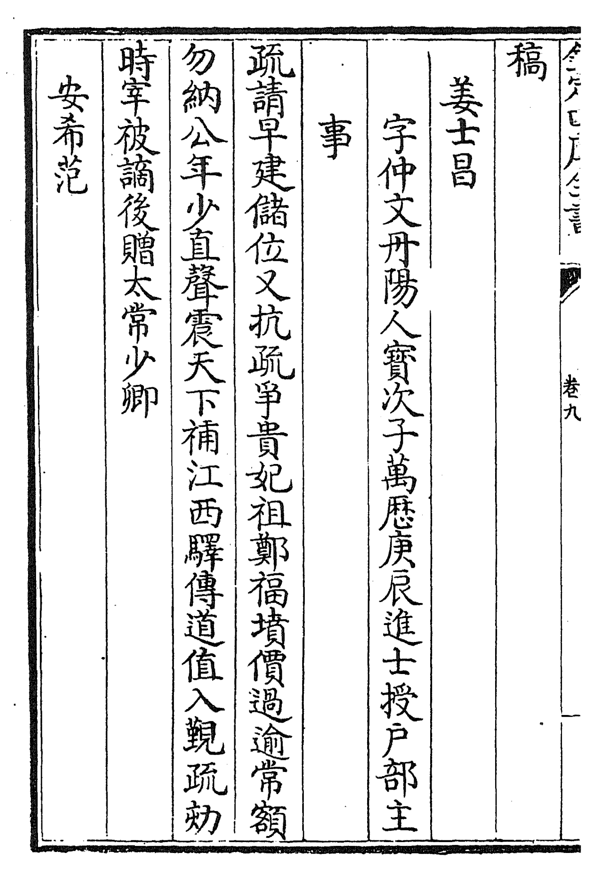
輕受人恩一受人恩便為人所制

先是先生家居時魏閹肆虐客妖內比賊害皇子楊中丞漣發之事尚未著適長洲姚希孟入朝過錫山先生登舟送之日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閣講學此今日根本計也未幾熹廟賔天思陵繼統竟除閹禍

劉元珍

字伯先無錫人萬歷乙未進士歷兵部郎中

萬歷乙巳大計四明沈一貫當國蔭庇私人驅逐異己乃誣上書復言官之黜者留察疏不下公疏力諍併劾刑科錢夢臯疏入下九卿議一貫與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議不可息將杖之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乃反杖旨削籍歸一貫亦罷去泰昌改元起為光祿卿值邊賛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為名擁衆數萬人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復抗疏力寢之尋卒於官所著有依庸絜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



稿

姜士昌

字仲文丹陽人寶次子萬歷庚辰進士授户部主

事

疏請早建儲位又抗疏爭貴妃祖鄭福墳價過逾常額

勿納公年少直聲震天下補江西驛傳道值入覲疏劾

時宰被謫後贈太常少卿

安希范

字小范無錫人萬歴丙戌進士
除行人轉禮部主事遷南驗封郎會高景逸疏論執政
被斥上疏申救語多觸忌逮而後釋削籍歸緘口不及
時事間從諸公論學東林静掃一室讀書其中後卜居
吳興之菁山以卒

呂坤

字叔簡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左
侍郎

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詁家言亂之益不能解乃一切棄置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過目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孫鍾元理學宗傳）

萬歷甲戌廷對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明年調大同大同貧尚撫字培植柔良裁抑豪横兩地甚德之先是襄垣土豪被公大創幾斃去之日送數百里曰蒙創悔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以人命坐抵其姻王家

屏係鄰邑大紳向公言之荅曰獄已成不可反嗣家屏任吏部與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公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尚緘默甲伏公獨崢崢不少退避在部十年七轉郎署歷山東濟南叅政按察山西右藩陜西陞山西廵撫所至皆正己率屬務致之行餽遺贖羡盡杜絶之尤加意惠養孤煢無依者值天下將多事更嚴邉防迄後有成法不廢陞協理院事明年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

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説屹屹不少動惡之者中以危法舉朝為懼公不懲始念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予歸家居遇邑疾苦輒身任之不少奪即多口勿恤也有自京師來者要津寄字云葉臺山嘗薦於上當為致謝公曰宰相為國薦人公也若予致謝是以謝為求也竟不問權瑫使賫書帛至公曰大臣交結内侍律有明禁勿受其守正不阿類如此

家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業惟日與門弟子講論

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者咸推沙隨夫子云

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生死於是乎係巢由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

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憂勤捨瞿曇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為土苴視三百三千為桎梏世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妄誕之言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與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説以警世復為圖以廣之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

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作反輓歌自撰墓誌銘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燠居官持法而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流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偽齋集閨範安民實務交奉韻等書贈刑部尚書予祭塟

沙隨語録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

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之初無些欠少天之孝子也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來省多少口吻

不動氣事事好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才住脚便下墜故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跖漸來漸去還向跖邊去矣此是悟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忘是無心之病助長

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有無之間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個心氣不足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佳

按孫鍾元先生註曰非剛不能斷此是治病法只有一毫麄疎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説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説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每日㸃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治心之學莫妙於瑟僩二字瑟訓嚴密譬之重關天險

無隙可乘此謂不疏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倜訓武毅
譬之將軍按劒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欲自奪其猖獗
之氣
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
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
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為主盖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
心口訣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功夫幾諫
積成耐煩留意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

其過暴氣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神聖地位只無恒了萬事都成不得余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動心無遠道只有人勝道無道勝人之理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是一個念頭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内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卻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之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為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

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個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反則未反之前便有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為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為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個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以吾身為内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可生可榮苟非道焉而君子不居以吾心為内則吾身亦外

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苟道焉而君子不辭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著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以上語錄）

孫鍾元曰予弱冠聞公名後讀去偽齋集呻吟語益嚮而慕之時公為少司冠家居天下冀其一出以奏平明之治而公竟不出公惟不出而天下益高之公之學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真接乎子思子與之傳有宋諸儒

未之或先也學至於是又何憾其用與不用哉理學宗傳

于孔兼

字元時南直金壇人萬歷庚辰進士仕至禮部郎中

授九江府推官讞決廉明再陞禮部郎中磨勘戊子試録疏發其可疑者數人皆當路子敃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謚忠恪得旨奪謚朝貴咸目懾之既而累疏爭三王並封議議遂寢會疏救考功郎趙南星出為安吉州判

尋投牒歸杜門著書發明理學與梁溪顧憲成高攀龍相應和

其論學一執程朱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

當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於禍人高其誼

自解官歸講學之暇營梵川與其弟潤甫營雲林皆擅水木臺池之勝巾車櫂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左官之

累者優游二十年以壽終學者稱景素先生所著春曹書疏及文集行世
光宗立特贈光禄寺少卿諭祭其墓祀六賢祠

張納陛

字以登南直宜興人萬厯己丑進士

生有夙慧甫四齡伯祖書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之曰形似無教者因以米火等字措析其義亦隨對勿爽九歲攻詩及書翰十六王龍谿講學荆溪上往聽之遂

大感發自此尋師締友學日進

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御札諭禮

部並封三皇子為王公咤歎曰元子封王此國朝二百

年來所未有也偕岳元聲顧允成合疏爭之復約同曹

郎詰各部卿懇各出疏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乃出三

愧三悞疏請勿王三皇子而請皇長子出閣讀書是請

也一舉而還內降扶震位人謂公有回天力未幾以論

救趙考功南星觸上怒斥為鄧州判一至謫所給假歸

杜門奉母日玩易不輟益以斯道自任主東林書院講席復與同里史孟麟吳正志輩倡爲麗澤大會每歲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訂正務求實益時姑蘓管濵標三教合一之宗公與析難數百言管氏遂屈己酉八月疾將革猶惓惓以國事及兩郡大會爲念不一及身後事前一日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畏懼八字又以手書至定示諸友語曰得正而斃徐歛手而逝年四十

初仕刑曹適當典獄有黠盜越獄逸實在代事前一日

例得分咎公請獨當之曰失事在某宜獨聽叅幸勿他及部堂壯之從輕議以是賢聲遽起居鄉條上荆溪政要十二事當道重其言多見施行其言學每以端本原敦實行為主學者稱文石先生

華允誠

字汝立南直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仕至吏部員外郎

師事錢啓新先生受源編滙編及管見像抄始識學脉

之正尋赴東林講會讀忠憲高公靜坐說心性說要知心學性學之辨氣靜心靜之殊遂以復性為宗辛酉冬赴會試聽講於首善書院時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皐兩公主其事少墟曰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先生聞言當下反躬體認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壬戌假歸執贄於忠憲之門甲子忠憲還朝因隨行謁選忠憲貽素衣書云鳳超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一路受其益不少

除工部主事值魏奄用事馮鄧諸賢俱放逐拂衣歸崇禎己已起補轉員外督琉璃廠卻羡以萬計是冬都城戒嚴諸曹郎分守各門上微行察勤怠多被譴逮先生守德勝門上嗟賞獨頒賞賚調兵部職方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內言次輔冢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法潔己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奉旨切責回話再疏直糾溫體仁閔洪

學罷狀奪俸未幾以終養歸

里居十年餘甲申名為吏部見時事日非在署僅十三日謝歸乙酉後以舊冠衣杜門日惟飾巾待盡戊子四月寓壻家為游兵執至金陵始終不屈而死神色陽陽如平時年六十一

初先生登第出相國賀文忠之門文忠在闈夢神語曰明日閱第一卷真士也因得先生卷後先殉國固非偶然也

十六失怙太安人訓之嚴歸養日母患心痛每夜伏於床以氣噓之旦必露禱請代三閱月病良已伯兄既喪因邀仲兄同居侍母盡其歡至於置役田葺耑祠修宗譜廣同善會尤有功里族

在兵曹疏請崇祀謂國朝理學一脉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共祀孔子廟庭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疏既具因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不果上會仲兄書亦勸其且止宜休養精神以

圖不朽先生自此敦勵益至

晚年擬作易解讀周易孔義曰吾無贅矣深有味乎介石之義乃更號豫如學者稱鳳超先生所著有春秋說四書大全叅補藏於家

先生肩背竦直目不妄瞬峩冠修髮袍袖雍如也

問靜坐之法曰以定心氣耳勿思效驗純閉目則游思易生只用垂簾為是

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惟

管見説得親切

論時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最為失著既知其逆即當不赦矣赦而不誅又存其案則國法未伸徒以毒小人之心而翻後日之案甚無謂也

吳鍾巒

字巒稺南直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

初讀陽明傳習録悦之繼讀釋氏壇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悦之弱冠受業顧端文復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

論始悟向來所恍之皆非學術一歸於正門下士數百人江陰李應昇為最李公攖璫禍被逮過郡城交遊閉戶不敢通先生獨迎至家談論如平生以季子訂婚姻比李公就獄慘死輯其前後詩文書札為端友集以表之年五十餘始序貢得選光州學正崇禎癸酉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為長興知縣

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為守身法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士爭師事之丙

子分校浙闈得錢肅樂等己卯中使崔璘以廵察鹽粮出其見縣體與撫按同先生不肯屈膝又以催科不中額罷歸家居讀易朝夕不輟

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先生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焉荆溪再相招之出補官先生笑不應辛巳補紹興府照磨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絶復蘇曰馬素修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事乙酉七月

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在兩粤間
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月二日積薪
自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先生嘗作十願齋說
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為儒不願其登科第其
二曰吾願其好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
願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親友有以書
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註
霞舟携卷語録雜著若干卷學者稱霞舟先生

明儒言行録卷九